

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

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编

# 黄河之滨

万清浩 著

HUANG  
HE  
ZHI  
BIN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黄河之滨

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 编

万 清 洁 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(黔)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夏 凡

封面设计 林发荣

技术设计 施德端

## 黄 河 之 滨

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 编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165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---

ISBN 7-221-02769-2/I·328 定价: 3.9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狼狈为奸.....  | ( 4 ) |
| 二、劫法场.....   | (20)  |
| 三、雪地邂逅.....  | (31)  |
| 四、风波乍起.....  | (49)  |
| 五、诡计.....    | (61)  |
| 六、愤怒的火焰..... | (72)  |
| 七、冲出虎穴.....  | (89)  |
| 八、浩潮屯上.....  | (99)  |
| 九、启明星.....   | (110) |
| 十、渡口英雄.....  | (121) |
| 十一、久别重逢..... | (129) |
| 十二、兄弟.....   | (136) |
| 十三、阶级阵线..... | (149) |
| 十四、调虎离山..... | (159) |
| 十五、星星之火..... | (169) |
| 十六、陷入魔爪..... | (177) |
| 十七、坚贞不屈..... | (187) |
| 十八、信.....    | (200) |
| 十九、鬼点子.....  | (208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、地下烈焰·····  | (218) |
| 二十一、打虎掰牙····· | (226) |
| 二十二、胜利归来····· | (240) |

## 开 场 白

黄河，铜头铁尾。八百里悬河像万马奔腾，咆哮着，排山倒海，飞泻而下。奔流中一头碰到南岸大坝头上，顿时浪花万顷，漫天飞溅，“轰隆轰隆”震耳欲聋。接着，它急转弯向北汹涌流去，刚伸直腰，又碰在北岸二道坝头上，再扭过头来，卷着浑浊的浪花，向东奔去。河水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像胳膊弯样的形状。

在黄河胳膊弯的南岸，坐落着一个大村庄，名叫浩湖屯。它背靠黄河大罗圈堤，南临一望无垠的平原，东通新河，西连大沟，地形十分险要。浩湖屯村出了三个大恶霸。对于他们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，

阴曹阎罗殿，  
阳间浩湖屯。  
谁要想进去，  
豁上一条命。  
骨头油榨干，  
扒皮出牢门。

这三大恶霸，第一个叫陈鸿儒，是清朝的举人。从明朝起，他家世代做官。现今他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陈登兆，现在本县当县长；二儿子叫陈登举，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复旦

大学毕业后，就远走他乡，从未回过家，有的说他长杨梅疮死了，有的说出国留洋成了家，加入了外国籍，也有的说他不满意包办婚姻，学贾宝玉削发出家了。其究竟是死是活，在何地、干什么，谁也闹不清楚；三儿子叫陈金钟，在日本留学。陈鸿儒不光是浩湖屯的望族和簪缨之家，而且是黄河南岸豫东、苏北、鲁西南十三县的太上皇，一般人都尊称他为举人。

第二个叫张子占，地有百顷，租谷万担；这个地区是红枪会和政权合一的地方，他是独揽浩湖屯一带村庄大权的老会首，因而是当地呼风唤雨、揽星摘月的实权人物。

第三个叫赵金聚，是益民粮行的大老板。益民粮行，不仅在黄河南岸十三个县设有分行，连乡下的大集大镇也都安有粮庄。赵金聚惯于囤积居夺，贱买贵卖，大进小出，是个日进斗金、家财万贯、元宝垒墙的大财主。人们都说黄河南岸穷人的命，都拴在他的斗把和秤钩上，管他叫赵大老板。

浩湖屯的三大家族，方圆百里，尽人皆知。有顺口溜为证：

浩湖屯，三只虎，

陈家的顶子，

张家的谷，

赵家的银子垫大路。

浩湖屯村中心有个丁字街，三大家族就住在丁字街上，陈举人的大院在丁字街的丁字头上，坐北朝南，大门口有一根光不溜秋的大旗杆，村上的人都叫它旗杆院。赵大老板住丁字脚西边，一条胡同全是他的楼台亭阁；胡同口大门外，

有棵五个人合抱不拢的大槐树，以此得名，叫槐树胡同。老会首的家住丁字脚东边，临街是一座雕花门楼，门楼上挂着一块棕色大木匾，上头写着“积善堂”三个斗大的金字，也是以此得名，便叫积善堂。其余四百七十多户人家，大都是三大家族的佃户雇工，同在一村，咫尺之间，却有天渊之别。

这一带地处鲁西南五省交界，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附近的地名都带着浓厚的军事色彩，如东北角有个大寨，叫将军营，西南角的一个村叫点将台，还有九龙阵、军粮屯、黄旗岸、夏官营等等都是曾经驻兵打仗的地方。这里从地理上说，是冀鲁豫苏皖交界之地，有鸡叫听五省之说。由于五省飞地交叉，向来是五不管的地方。所以，是国民党土匪、杂顽、地主武装、道会门多如牛毛的处所，素称“藏龙卧虎”之地。这个地区的农民有悠久的革命传统，历史上发生过十几次农民起义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这块地方是我党南北两个边区根据地联系的咽喉。日本鬼子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，也把它作为控制黄河南岸平原的战略要塞。因此我们共产党就在这里同日本鬼子、汉奸、土匪、杂顽、反动会道门等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、多边激烈的争夺战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## 一、狼狽为奸

一九三六年冬。

北风凛冽，寒气袭人，大地一片萧瑟。

“呜——”笔直的津浦路上，一列火车拉着长鸣的汽笛，打破严冬黎明前的寂静，“空隆哐啷，空隆哐啷”风驰电掣般穿过茫茫旷野，向南方飞速奔驰。透过凌晨的灰雾，可以望见前方点点朦胧灯火。

火车一见灯火，像归槽的骏马，运行的速度略微放慢了，原来有节奏的响声，变得哐啷咔嚓一片山响。灯光越来越近，越密集，越明亮，须臾间就看见了簇立的高大楼房。

“济南到了！”车僮高声喊叫，火车上的旅客都忙着收拾行李，准备下车。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长鸣，列车徐徐开进了车站。

火车一进站，沉静冷落的月台上，顿时热闹起来，男女旅客们有的扛着木箱、皮箱，有的提着网篮，有的背着包袱，有的挑着重担，一走出车厢门，就争先恐后拥挤着出站。这时软卧车厢里慢步走下一个内穿血紫色西装，外罩青灰色雪花呢大衣，头戴博士帽，架着金丝眼镜，年约二十六岁的年轻人。他个头不高，却长得敦敦实实，浓密的黑眉下，镜片里闪动一对暴鼓鼓的金鱼眼睛，溜圆的鼻子下，还

蓄着一撮黧黑的小胡子。他这阔绰的打扮，显得精明干练，既像政府高级官员，又像豪商，既像留洋学生，也似阔少爷，只是那双暴鼓鼓的金鱼眼睛镶嵌在白净的圆胖脸上，减少了几分风度。他没有携带行李，只提一个油黑闪亮、雅致小巧的牛皮箱走下车。他不像别的旅客慌忙着出站，却站在月台上先摘下瓦蓝色博士帽往后抿了两把浓黑油亮的东洋头，接着伸出两指正了正眼镜，戴上驼绒手套，才提起小皮箱慢步向出站口走去。他的行动潇洒从容，端庄而又自信，表现出一派与众不同的风度。此人是谁？他就是陈举人宠爱的三儿子陈金钟。

陈金钟自幼聪明好学，五岁能背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九岁讲完了上、下《论语》和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并且他还能提笔作画、写诗。在中学时期，是有名的高才生，二十岁时北大毕业，二十一岁就选送日本东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深造。举人对人时常夸奖炫耀小儿子是当今的伏龙凤雏，等“三十而立”时，定是栋梁之材。由于他家庭出身非同一般，不久便被日本侵华特务机关——日军大本营参谋部看中了，想方设法把他拉进了侵华的特务组织——兴亚社，并为他起了个稻田平四郎的名字。他这次回国不是探亲，不是假期或应届毕业生，也不和别的一些回国留学生一样——别人是因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，出于爱国之诚而中途辍学回国的。他则是兴亚社突然通知回国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什么特殊任务，当时日本人没有告诉他，只说到了济南就知道了。他当天办好离校手续，急急作好了回国的准备，第二天就由东京乘飞机到了长崎，在长崎没有停留，直接上了回国的海轮，到塘沽下了海轮，紧接着又搭上了火车，一站接一站没歇气

就到了济南。

济南火车站离大街不远，他出站转拐到了纬三路，一进街口就见报童手托一大叠报纸，冒着凛冽寒风，在满是残雪泥泞的大马路上“呱唧呱唧”地奔跑着，边跑边尖声喊叫：

“号外！号外！特大新闻！西安事变！蒋委员长被扣，内战烽火又将爆发！中共从中调停，主张国共二次合作，一致抗日救国！号外！号外！特大新闻……”

城里甜睡的人们被报童的喊叫声惊醒了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四处又响起了“呼呼叭叭”的枪声，更增添了恐怖气氛。不一会，大街小巷都拥满了人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互相打听消息……泉城出现一片异样的混乱景象。

“卖报，卖报……”“呜——”一辆开着大灯的警车，拉着尖啸凄厉的警报，在颠簸不平的马路上哗哗地溅起泥水，飞一般地开来。车到报童跟前“嘎——”一个急刹，扑扑腾腾跳下一伙警察来。报童一看警察向自己扑来，抱起报纸就跑，没跑几步被一个警察抓住后衣领，摔了个仰背叉，另一个警察冲上前夺过报纸，骂道：

“小共产党羔子，抓起来！”

“俺犯了啥罪？”报童尖着嗓子嚷道。

“谣言惑众，煽动人心！”不由分说，几个警察一齐动手，拧胳膊拽腿，把报童推上了警车。警车鸣着警笛刚开走，空中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。突然有人惊喊：

“飞机！”

“两架，三架，咣！飞得好低呀！”

“日本的，绿灯红灯，膏药旗都看见了。”

这时，天已微明渐亮，三架日本飞机在人声鼎沸的泉城上空，响着滚雷般的隆隆声，斜楞着灰色的翅膀盘旋，突然头向下一栽，发出一阵吓人的怪叫，俯冲下来。接着一抬头，又飞高了。蓦地，一排排照明弹，吊在凌晨的半空，照得泉城雪亮；人们的脸色，被映照得熬白熬白。飞机恶叫着，盘旋了两圈，屁股一蹶，像驴屙粪蛋似的，在市中心甩下一串串圆不轮滚的家伙，没落地就在半空中“嘖嘖”地爆炸开来。

“唉呀，飞机丢炸弹了，快跑呀！”

人们轰的一声，拼命四散奔逃，有的上东，有的往西，有的跳墙，有的爬沟……乱跑的人群你撞我，我碰你，大人叫，孩子哭，呜呜号号，乱得像翻了天。陈金钟猛见这种情景，也失却了稳重沉着的常态，慌了脚，乱了神，一时不知所措。他正呆熬着金鱼眼睛发怔，突然一辆黄包车“丁丁当当”摇着铜铃，随着奔流的人群到跟前，他不管三四，抓住车把跳上去，急急地一挥手：

“快跑！”

拉黄包车的回头一看，一个像东洋鬼子样的阔少爷，提着小黑牛皮箱坐在车上，还催着快跑，便把黄包车一放，往地下一蹲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哎哎，快下来，快下来。连性命都保不住了，我还有闲气力拉你？”

陈金钟咧开长着小黑胡子的嘴，嘻嘻地陪笑说：“我是从日本东京来的……”

拉黄包车的一听说从日本来，更是气上加气，便摆着手说：“你从西京来我也不拉你，下来，下来！”说着，扯住陈金钟的胳膊就往下拽。陈金钟看着拉黄包车的不买帐，又见飞

机一个劲在头顶上轰隆隆地响着打趑，觉得再跑慢一步，炸弹就要丢到头上。平时他对日本虽然崇拜，这时却产生了一种埋怨心理。心想，炸弹没眼，还是逃命要紧。忙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三块大洋，向拉黄包车的递去。“好大方！”拉黄包车的倒退一步，捂着后脑一思忖，“拉十天也挣不下三块袁大头，老婆孩子正闹饥荒。好，舍命陪君子，拉他一趟。”于是伸手接过钱说：“先生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陈金钟一摆手说：“泺源公馆，快跑！”

拉黄包车的架起车杆，一面“丁丁当当”地摇铜铃，一面还高喊着“劳驾、劳驾”奔跑起来。

其实，飞机丢下来的并不是炸弹，而是日本侵华反共的传单和给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劝降书。

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共同抗日协订的达成，震动了泉城，更震动了日本驻泉城的领事馆。日本领事馆打破了以往的安静，竟似生意兴隆的货栈，出现了异常繁忙的景象。青蓝色的铁栅栏门，黑夜白日大开着，电灯彻夜通明，宾客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；有日本人，也有中国人。例如肥头大耳的洋行老板，穿长袍大褂的名流士绅，穿西装的学生，背后跟着护兵马弁的军官……三教九流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丰田牌的黑色轿车，“哇哇”地鸣着喇叭，一会“呼”地开了出来，一会又“鸣”地驶了进去，像院门里憋着蛋的乌龟找窝下似的，忙得四个轮子唧辘转。进去的人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尊贵宾客，去了就摆酒设宴招待，喝得红头酱脸，到了夜晚还不足兴，还嘭呀噻的奏着单调的音乐，伴着叽哩咕噜的日本歌曲跳舞。

“嘟嘟”一声急促的喇叭响过，一辆丰田牌的黑轿车，冲

破清晨的雨雾从昭和园开来。只见它到了三大马路纬七路路口，车头一转，鸣的一声，卷着一股风，开进了领事馆院里，绕院心圆形花圃转了半圈，“嘎”一个急刹，便在领事馆官邸门口白果树下停住。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保役忙上前拉开车门，日本领事河野正清，从车上钻了出来。

河野正清约有四十来岁，小个子，瘦长脸，油黑闪亮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，平时他总是绷着严肃的面孔，表露出从事外交生涯养成的特有的文雅和老成持重的风度。这两天他比领事馆的任何人都忙，并且异常兴奋。他东跑西奔不是开会，就是接见，或者外出拜访，白天黑夜没有一刻空闲。为何现在竟这般忙碌紧张呢？原来日本驻华大使馆，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就给他下了秘密指示说：“山东半岛濒临黄海，是帝国的滩头阵地，立足山东，对整个战争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。内阁五相会议根据‘国策基准’精神，决定帝国在华工作必须相应加强，力争在日中两国尚未宣战，驻华外交使节撤出之前的短暂半年时间里，把军事、治政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项渗透工作布置下去。”他一接到这份秘密指示，当天就先和韩复榘举行了一次会议，要求韩立即打出五省自治的旗号，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华北圣战基地给予有力的配合。谈判时，韩复榘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，要求河野再给考虑的时间。是日十一时五分河野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，又匆匆忙忙到东方文学会、洛口联络部博东公司、三棱洋行、龙华庄、东鲁堂等以商业、文化、宗教名誉为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去听取汇报、传达秘密指示、布置紧急任务，直到凌晨两点四十分才和衣睡了一会，天刚亮，又接着在昭和园同一起接一起来访的人交谈，直到早晨九点钟

才回到领事馆。

这时，领事馆官邸门口早有一个保役在等候，一见他就迎上来说：“东方文学会藤本神尚先生有要事报告。”

东方文学会是拉拢留日学生和反动知识分子的特务组织，通过这个组织，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。日本对这个组织十分重视，称它是一把“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”。河野一听东方文学会的负责人藤本神尚来了，立即同保役走进客厅，亲热地抓住藤本的手说：“我的老朋友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登门拜访你去哩。”说着手拉手，并肩走上楼去。

河野把藤本迎进自己的办公室坐下，没等藤本张口，先笑着说：“我的老朋友，看你这一脸笑纹，不用说，工作进行得一定称心如意罗？”

“托天皇陛下的洪福，诸事一帆风顺。”藤本感慨地说，“有一件喜事向你报告。”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欠身递了过去。

河野随即把文件在桌上摊开，凑着透进玻璃的光亮，一手捏着刚刮过的瘦削发光的尖下巴，一手慢慢抚着油黑而整齐的头，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，读完后，高兴得一拍大腿，霍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可把他盼来了！”说完，兴奋得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然后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好呀！我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早就盼着他的到来。他来了，嗯！黄河南岸这块五省交界的军事要地，就不愁无从插足啦。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藤本忙回答说：“在梅花园。我马上请他来会见领事。”

河野忙摇头摆手说：“不，不，对他，岂能同一般人相待，贵客重礼，我要亲自登门拜访。”他急忙走到会客室，穿上衣服，提起公文包就和藤本神尚一起走出了领事官邸。

陈金钟按照在东京临来时的规定暗号，到了涿源公馆，找到了接头人藤本神尚，他交了信件，就被当做贵客，安排在梅花园住下。梅花园其实并没有梅花，也不是花园。原来日本设在中国的特务机关多是以梅、松、竹、兰四字为代号。这里是日本设在泉城的文化特务机关，因代号为梅字，故其叫梅花园。梅花园是一个很僻静的院落，院子不大，有花草、鱼池、假山，院中心有一座小红楼，楼门上边挂着一块黑色木匾，上头刻着“梅花公馆”四个镀金的钟体大字。夏天，红楼四周树荫掩映，红绿相衬，色调谐调。而且，这座小红楼建在一块高地上，登上二楼，凭栏眺望，向东鸟瞰，可见绿波荡漾、粼光闪闪的大明湖，向南俯首，趵突泉美妙的景色便尽收眼底。

现在是冬天。陈金钟住在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里间是卧室，外间是书房，室内干净明亮，门前面有个玻璃温室，里面摆着若干鲜花盛开的花盆，一进去暖气扑面，馥香钻鼻，还有两只幸运的白色蝴蝶逃脱严冬的寒冷，奇妙地在花枝中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。楼房里静无一人。院子里除了一位种花的驼背老人，在花圃里培土修剪花枝外，也是一片静谧。置身这里，就会觉得舒适，畅快，清新惬意。他这时却不然，反而觉得寂寞、枯燥。“叫我回国来到底执行什么重要任务？”他一直在肚里揣度这个谜，因为琢磨不透，所以他这位初出茅庐的小雏，在开始进行社会活动之前，总是不免有些胆怯发怵。他在小花园里转游了一圈，觉得无味，便拖着倦意的步子回到书房，想睡会觉，可又睡不着，抬眼看见桌上摆着笔墨纸张，随手提笔写道：

眼空蓄泪泪空垂，

暗洒闲抛更向谁，

.....

才写了两句，突然听见院里一阵笑声，隔窗看去，见藤本神尚领着一个陌生人快步走上楼来。一登上楼，那个陌生人就连声说道：

“陈先生千里迢迢，返里探亲，辛苦，太辛苦了……”  
进到书房没等介绍，就上前抓住陈金钟的两手又摇又晃，亲热得犹如久别重逢的老友。陈金钟瞪眼愣着，藤本神尚忙上前给他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河野正清，驻本城领事馆领事。”

“不认识吗？”河野见陈金钟转游着金鱼眼珠发怔，便满面春风地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可知道你。”

“哦，哦——”

“你是清朝举人陈鸿儒老先生的三少爷，久仰，久仰。”  
河野哈哈一笑，“陈举人德高望众，名声如雷鸣电闪，鲁省老幼尽人皆知，我亦久闻大名；今日举人的三少爷陈先生驾临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呀！”

陈金钟开始听说是日本驻泉城领事馆的领事，不由一惊，暗中“呀”了一声，目瞪口呆，一时有些发憊，但他见对方态度这般和蔼亲切，举止谈话又彬彬有礼，没有令人见之生畏的官气，同时听了他这番奉承话，跳动的心立即平静了下来，忙说：“山野之人，樗栎庸材，才疏学浅，盛名难副，承领事厚爱，实感惭愧……”

“非也！”河野一摇手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陈举人的盛名，绝非我虚意夸张。陈先生过谦了，过谦了。”说着恭敬地推让陈金钟坐下。河野一抬眼突然看见陈金钟写在白宣纸上的两行正楷大字，墨迹未干，还散发着“朱子家训”的香味，定